

# 汉字部首认知调查—以泰国易三仓大学商务中文系为例

张得标<sup>1</sup>

## 摘要

泰国大学中文系除了跟台湾相关的汉语学校外，目前已倾向于只教授简体字，而国际大学易三仓大学商务中文系在汉字教学上因系主任的理念采取了正、简体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一年级学生虽使用简体教材，但认简体写正体，二、三年级则全用简体，四年级在台湾教师的课堂上则全用正体或认正体写简体。笔者发现中高级学生会出现正体字和简体字混用的情况，如部首错置的问题。像看到正体字“鄰”，却在写简体字“邻”时将左右部件对调。

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部首教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虽然很多初级教材中会给出一些字的象形字并配图来帮助学生学习，其中一些字也是成字部件，但是整体不够系统。初级班的老师虽然会重点练习汉字的读写，但是对于部件的教学却没有重点强调；到了中高级阶段，出于交际或专科训练的需要，汉字部件的教学会被弱化或忽视。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选择了 21 个构字能力最强的常用部首来了解中级班的学生对汉字部首的认知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部首位置认知的正确率高于对部首含义的认知；对部首原形认知的正确率高于对部首变体的认知；对简体字部首认知的正确率高于对正体字部首的认知。

**关键词：**部首位置、部首含义、正体字、简体字

<sup>1</sup> 易三仓大学商务中文系。E-mail: debiaothai@gmail.com

## 一、前言

有鉴于本系系主任期望系上学生同时认写正简体字，初级虽选用简体教材，但教师教学时要求学生写正体字。中级沿用简体教材，一切用简体，学生可选择书写正或简体字，高级班则依教师而定，三位台湾教师的课堂上全用正体，学生认正体写简体。根据中高级学生自评认字能力，认简体字方面仅二成是很好，四成是好，认正体字很好的不到一成，一成五是好。

笔者在中高级学生的作业和试卷中会经常发现写错字的情况，其中合体字部首同其他部件错置、错换部首及正简体部首混淆是比较突出的偏误类型。我们知道熟悉部首的位置和部首的含义会有助于正确书写汉字，熟悉了部首的位置才可能避免部首错置，熟悉部首的含义才可能避免写错或者随意替换部首。学生的汉字书写问题使笔者萌生了做部首位置和部首含义方面的认知调查，以此探究学生对部首在汉字中位置的掌握情况如何，对部首含义的理解程度如何，另外就是正简体字的不同是否会使学生在部首位置和含义的认知上产生差异。

## 二、文献探讨

### 2.1 部首和偏旁

关于偏旁、部首的异同，沙宗元（2006）综合各家观点指出两者的区分主要在于划分角度的不同，偏旁是构成合体字的直接组成单位，一般包括意符和音符，在现代汉字中也包括非表音表意的记号；部首是汉语字典中按照字形结构将含有相同部分的汉字分别归类而确

定的字类标目。若以传统的偏旁和部首概念为对象，部首包含于偏旁中；若以现代的偏旁和部首概念为对象，二者是交叉关系，有重合的部分，不重合的部分可以描述为“有些部首不是偏旁，有些偏旁不是部首”。黄沛荣（2009）则直接采用了“部首”

的概念，认为部首是被指定用以表示字义类别或提供检索用途的部件；从字形结构的角度看，部首可在某一程度下反映字义类别。

《现代汉语词典》（2016）给部首的定义是具有字形归类作用的偏旁，是字书中各部的首字。偏旁是在汉字形体中常常出现的某些组成部分。这部大陆的权威字典认为部首是被包含在偏旁中的，不过对偏旁的定义只是一种模糊概括。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采用“部首”的概念，因为部首多为意符，表意倾向更为明显，也更加便于解释。

## 2.2 部首位置

在部首部件教学方面，周小兵、李海鸥（2005）阐述了具体的教学方法。他们认为应从结构分析入手，通过归纳进行学习；因为有些常用部件的位置是十分固定的，所以应强化部件的位置；抓住声旁与形旁的部件，强化形声字意识等等。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学生熟悉汉字部首的位置，特别是对位置相对比较固定的部首，甚至可以类推，从而减少汉字书写的错误。

赖雄义（2012）对印尼学生汉字部首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汉语教师教授部首和汉字提出建议。该文作者对学生进行了四次测验：第一次测试是让学生写出所给的 15 个汉字的部首；第二次测试是写出记得最好的汉字；第三次是让学生写出他们写得最熟练汉字的部首；最后一次是提供 11 个部首并让学生写出含有这部首的汉字，每个部首写两个。该文认为教师应该区分一些相类似的偏旁部首，强化部件的位置，给学生解释关于汉字的常用部首并了解指事字常见部首的本义和引申义。文中仅仅选用了 11 个常用部首进行调查，涵盖率较低，并且调查问卷也没有涉及到部首含义。

钟夏梅（2016）对泰国学习者的汉字部首识字法进行了初步研究，探索了利用汉字部首识读汉字的方法，同时编写了与教材配套的汉字练习册加以实践。该文作者把调查对象所用教材中的

生字归为 50 部，都整理到练习册中。练习册中第一种练习是先展示汉字组合结构，然后进行书写练习，这样学生可以了解部首在汉字中的位置；第二种是给出一列部首，然后从所提供的两行汉字中快速找出含有该列部首的汉字并写在其旁边；第三种是连线题，把两行不同的部件组合成汉字。不足之处是没有在此基础上对常见部首进行更进一步的归纳总结，特别是那些位置有变化的部首。

张亚丽（2017）认为汉字数量庞大、内容繁多，对初学者而言有相当大的难度，而汉字的部首位置呈现出很强的系统性和规律性。于是就以《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为研究范围，对汉字表中一级、二级、三级和三级附录共 3000 汉字的偏旁进行穷尽式分析，统计常用偏旁位置分布。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研究，分析归纳偏旁位置系统的特点。该作者归纳整理出 2762 个汉字由大约 1200 个偏旁构成，并分析出构词能力最强前 20 个偏旁，并根据汉字结构分出四大类偏旁分布模式，然后整理这 20 个偏旁在三级字表中的分布，接着依据这 20 个偏旁设计问卷，调查分析外国留学生对汉字偏旁及偏旁位置系统的认知和掌握情况，分析总结调查结果，并提出汉字偏旁教学策略。

### 2.3 部首含义

笔者问卷中所使用的 21 个部首很多是成字部件，作为成字部件的部首自然有字的原意，这样部首的变体也可以上溯到字的原意并归类。黄沛荣（2009）就在其专著中介绍汉字的本形本义，并以古人的生活为纲领把文字归为六大类：自然生态类、人体动作类、生产方式类、生活消费类、人际关系类和文化教育类。自然生态类分为天文气象和地形环境两小类；人体动作类分为人体部位、姿态动作两小类；生态方式类分为采集、渔猎、畜牧、农业和手工业五小类；生活消费类分为食、衣、住、行四小类；人际关系类分为家庭和社会两小类；文化教育类分为占卜、祭祀、

教导、文字和书册及乐舞五小类。该学者舍弃了传统以六书归类的叙述方式，改由人类社会的角度切入，便于理解。另外，专著中还提到两岸语文差异，其中就有对部件的探讨；也对部件教学的运用及其局限进行分析了说明，最后给出了最具有优先学习价值的部件和部首。

钟夏梅（2016）对泰国学习者汉字部首识字法进行研究，在其编写的汉字练习册中对 50 个常用部首含义进行了介绍。该练习册提供了部首的字形来源、部首意思和例字，部首意思和例字都附上了泰文翻译，这有利于学生迅速理解部首的意思。在练习册中，第一种是生词练习，每一新出现的部首后都会附上字形来源、部首名称和例字，这样可以增进学生对部首含义的理解并强化记忆；第二种是提供部首并让学生写出含有该部首的汉字。第一种训练方式很有创意，也很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第二种练习方式发挥部首的聚合作用；不足之处是练习册中没有提供每个部首的变体及其在汉字中出现的位置，对部首分析归纳得也不够细致。

综合以上文献，笔者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者针对泰国中文系的大学生同时进行部首位置和部首含义的认知调查，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更能全面了解学生对汉字的掌握情况，发现的问题也会更有针对性。

### 三、研究方法

#### 3.1 问卷设计

笔者所设计的问卷为线上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基本信息，包括学生学习汉语时间、对部首的了解情况、以前老师的教授情况、认写正体字和简体字的困难等；第二部分是对汉字部首位置和含义的认知调查，让学生选出所给汉字部首的位置并选出该部首的含义。

测试项目参考张亚丽（2017）所选用 20 个<sup>2</sup>构词能力最强的部首进行调查，因为在常用的 3000 个汉字中，这 20 个偏旁共构字 1732 个，占这 3000 汉字的 62.7%。在此基础上从中级班教材<sup>3</sup>中选出含有这些部首的代表生字。由于有些部首在汉字中的位置是有变化的，但碍于问卷篇幅限制，我们无法逐个考察，所以就从它们当中选择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分布模式进行调查分析。对那些有变体的部首，如果出现频率很高，也设置了问题进行调查；另外，由于学生同时学习正、简体字，所以除简体字外，也调查了三个正体字。综合以上考量，笔者共选了 27 含有这 21 个部首的汉字去调查。

关于部首含义选项的设置，笔者采用图示法，混淆项的图片取自所选字部首或部件的含义，学生看了会比较直观，以“析”字为例，选项提供了树木、草和斧子的图片。汉字出现的顺序，整体上是根据部首构字能力从高到低排列的。另外，为了考察学生正体字和简体字的转换能力，笔者把正体字集中放在问卷开头，这是由于他们入学时是从正体字开始学习的，也便于笔者分析。

问卷中出现的这 21 个部首，有 20 个曾出现在受试者一年级学习过的基础教材<sup>4</sup>中，部首的位置没有被系统归纳，但是部首的含义都以图表的形式展现过。特别是作为成字部件的部首，绝大部分都以独体字的形式在密集班的教材<sup>5</sup>中出现过，而且后面还附有这些字的演变过程。

### 3.2 问卷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都是易三仓大学商务中文系三年级的泰国学生。排除少数汉字文化圈的非中国籍留学生、去台湾或中国学习过汉语

<sup>2</sup> 该作者把“阝”和“-阝”归为一部，笔者认为不妥，应是 21 个部首。由于这两个部首含义不同，所以应分开。

<sup>3</sup> 《成功之路-进步篇》第 2-3 册。

<sup>4</sup> 《成功之路-起步篇》第 1-2 册

<sup>5</sup> 《成功之路-入门篇》

的泰国学生以及来泰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这是由于他们在汉字书写上没有什么障碍，很少出现错误。接受调查的 34 个学生中有 20 个在入学以前学过汉语，时间从一年到六年不等，平均学习汉语的时间是两年七个月，这些学过汉语的学生中 51.4% 的人学习过部首。他们入学后都从密集课开始，随后是基础课<sup>6</sup>、中文一<sup>7</sup>、中文二<sup>8</sup>、中文三<sup>9</sup>，现在他们学习的是中文三。从入学到目前为止，大约学习了两年中文。

#### 四、问卷结果分析

##### 4.1 被试的基本情况

关于部首教学，设置的问题为“你以前的汉语老师是否教汉字部首”，在线性量表中会出现对同一位老师评价差别较大的情况；有的学生写很少教，有的学生则写经常教，可见学生对老师是否教过部首的认识有些模糊。16.2% 的学生表示没有发现有些汉字的部首位置比较固定，这可以佐证一小部分学生对部首没有概念。

表一 学习汉字的难点（多选题）

难点	百分比
很难记住	56.8%
形近部首和形近字多	56.8%
生字太多	51.4%
结构复杂	51.4%
汉字组合没有规律	29.7%

<sup>6</sup> 《成功之路-起步篇》第 1-2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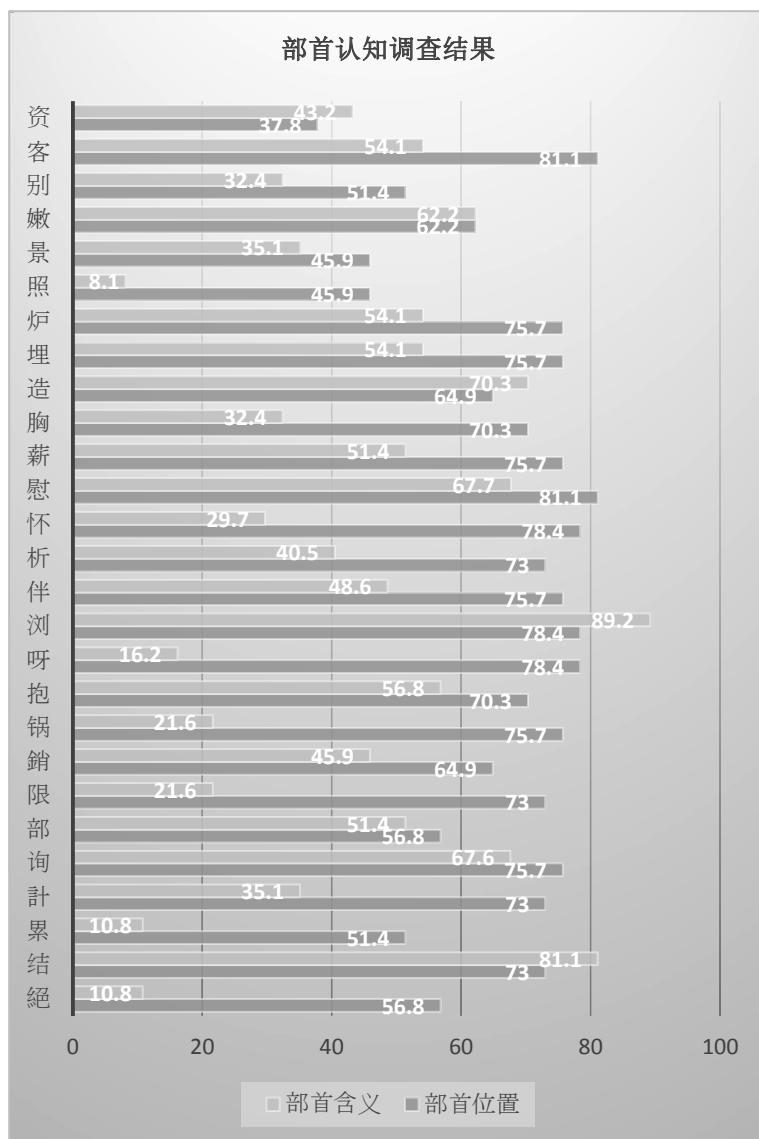
<sup>7</sup> 《成功之路-顺利篇》第 1-2 册

<sup>8</sup> 《成功之路-进步篇》第 1-2 册（第 2 册学到第 16 课）

<sup>9</sup> 《成功之路-进步篇》第 2-3 册（第 2 册从第 17 课开始学习）

从表一可以得知，居于首位的困难是“很难记住”和“形近部首和形近字多”，其次是“生字太多”和“结构复杂”，最后是认为“汉字组合没有规律”。笔者认为“形近部首和形近字多”是“很难记住”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提高对形近部首和形近字的识别能力。“生字太多”是客观事实，如果没有好的汉字学习策略，到中级会更难。“结构复杂”是因为对汉字结构不够了解，而汉字结构教材中都有涉及；学生也反馈汉语教师“比较常教”和“常常教”的比例分别为27%和48.6%，由此可知学生都学了但掌握得不够好，也不会类推。认为“汉字组合没有规律”的学生比例虽然排在末位，但也占了近三分之一，这些学生对汉字结构和部首的位置应该也不太清楚。

#### 4.2 部首认知调查结果



图一 部首认知调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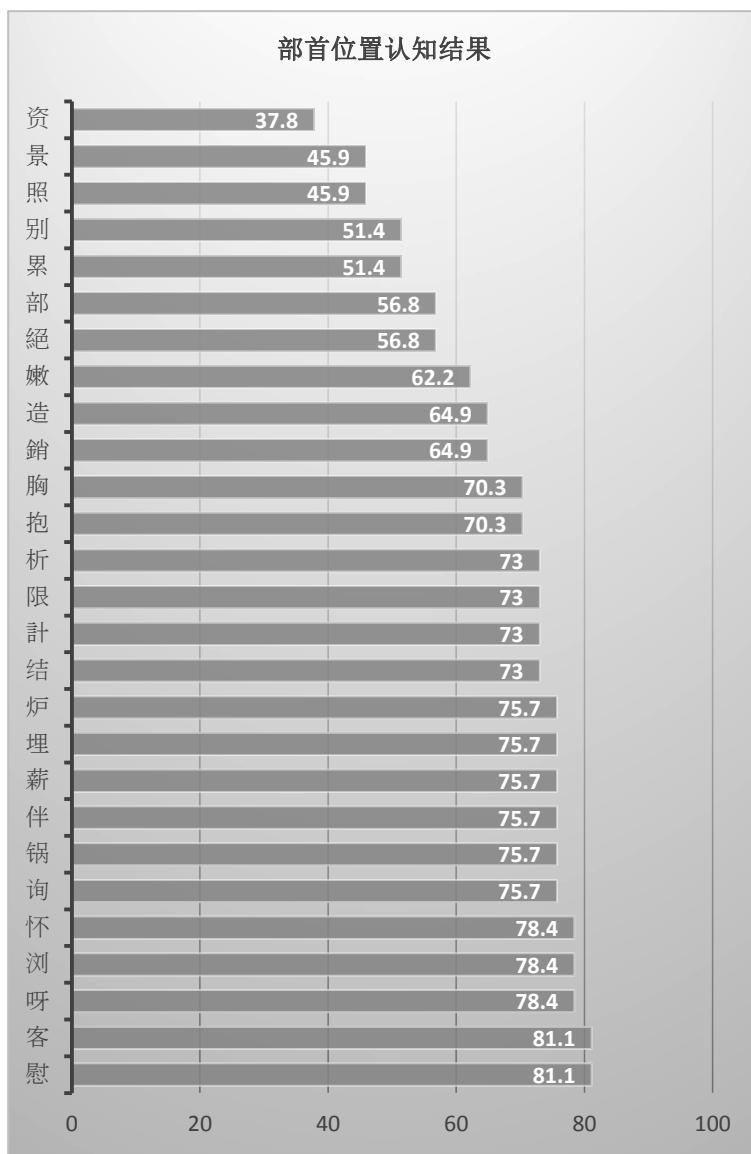
图一是调查对象对部首位置和含义认知正确率的汇总。汉字的排列和调查问卷中的排列略有不同。为了便于统计，笔者把同一部首的排在一起。相对部首含义而言，绝大多数学生更熟悉部首的位置，除了“嫩”字以外，没有完全一致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资”、“浏”、“结”这三个字，学生对它们部首含义认知的正确率高于对部首位置的认知，这与对部首位置认知普遍高于对部首含义认知的情况相左。

表二 对部首位置和含义的认知对照

	正确率	错误率
对部首位置认知的结果	67%	33%
对部首含义认知的结果	44%	56%

从表二的对比可以看出，学生对部首位置认知的正确率为 67%，而对部首含义认知的正确率只有 44%，前者大幅高于后者，所以相对于部首含义，学生更熟悉部首的位置。不过无论是对部首位置还是对部首含义的认知，它们的正确率都低于笔者的预期，这是由于 51.4% 被调查者在进入大学以前学过部首，问卷中 95% 的部首他们都学习过。之前所用教材对汉字部首的位置设计了练习题，对部首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并附有英文，然而并没对部首位置和含义进行明确标注和归纳总结，这都可能致使学生出现错误。

#### 4.3 部首位置认知结果



图二 部首位置认知结果

从图二可以看出，对部首位置认知正确率最低的是“资”，只有 37.8%，“贝”部没有出现在课本的部首表中，老师也没有讲解，这应是致使该部首正确率的部分原因。略高于“资”的是“景”和“照”字，正确率均为 45.9%。这三个字都是上下结构，“资”和“照”的部首在下，“景”的部首在上。正确率最高的是“客”和“慰”，同为 81.1%，并同为上下结构，“客”字部首在上，“慰”字部首在下。这跟笔者预设的对左右结构的汉字部首认知正确率是最高的有所不同。

在调查问卷第一部分中，曾调查学生“会不会写错部首的位置”，线性量表显示所有学生都曾写错过部首的位置，错的比较少的学生占 8.1%，处于一般水平的有 51.4%，较常错和常常错的学生分别为 18.9% 和 21.6%。参照图二看这些数据，调查结果和自评比较吻合。

表三 部首位置结构分布

部首在汉字中的位置	字数	正确率	汉字分布
左边	17	72.4%	嫩、炉、埋、胸、怀、析、伴、浏、呀、抱、锅、銷、絕、計、限、询、结
上边	3	67.5%	客、景、薪
左下包围	1	64.9%	造
右边	2	54.1%	别、部
下边	4	54.1%	资、照、慰、累

从表三可以得知，27 个汉字中，左右结构的汉字有 19 个，其中部首在左的有 17 个，在右的有 2 个；上下结构的汉字有 7 个，部首在上的有 3 个，部首在下的有 4 个；左下包围的字只有

1 个。从数据看，学生对部首在左的最熟悉，正确率为 72.4%；对部首在上的熟悉度紧随其后，为 67.5%；第三位是位置在左下方的部首，正确率是 64.9%；部首位置在右边和下边的正确率均为 54.1%，居于末位。其中部首位置在左边和上边的正确率都高于 67% 的平均正确率。

在问卷最后设置了两个关于部首位置的测试项目，第一个是用线性量表的形式询问被试：汉语教师有没有必要讲解部首的位置。“比较有必要”占 40.5%，“很有必要”占 24.3%。第二个是以多选题的形式询问被试：你希望老师用什么方法教汉字部首的位置，喜欢“详细讲解”的有 78.4%，喜欢“归纳总结”和“多做练习”的同为 35.1%。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认为老师“比较有必要”和“很有必要”的学生占了总数的 64.8%，多数被试感觉到了汉字部首位置的重要性，所以觉得老师有必要进行讲解。在方法上，78.4% 的学生倾向于让老师详细讲解，但笔者并不认为应该详细讲解，因为 35.1% 的学生选择的“归纳总结”更为省时有效，同时也能锻炼学生分析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另有 35.1% 的学生喜欢较为机械的“多做练习”，不过前提应该是“归纳总结”，这样它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

#### 4.4 部首含义认知结果



图三 部首含义认知结果

通过上图可知，对汉字部首含义认知的正确率不到 40%的有 11 个（“𠂇”、“系”、“糸”、“口”、“钅”、“阝-”、“冂”、“刂”、“月”、“日”、“言”），正确率介于 40% 和 60% 的有 10 个（“木”、“贝”、“金”、“亻”、“丂”、“阝-”、“宀”、“火”、“土”、“才”），剩下的 6 个在 60%-90% 之间（“女”、“讠”、“心”、“辵”、“糸”、“灬”）。

其中正确率最高的“灬”部是 89.2%，最低的“火”部变体“𠂇”只有 8.1%。“𠂇”部虽然在教材中出现过，但掌握的学生却极少，这应该跟变体和原形之间差异特别大有关系。“糸”、“糸”和“糸”同归一部，前两个的正确率都仅是 10.8%，最后一个是 81.1%；这三个中第一个是原形，第二个是正体，第三个是简体，可见学生对简体更为熟悉，部首原形又远不如变体构字能力强，这些会致使同一部首内部差别很大。“口”部仅有 16.2% 则大出笔者的意料，问卷中“呀”字部首含义的选项有口、牙和惊讶表情这三张图片，有 67.6% 的学生选择了牙的图片，由此可见学生不了解“牙”在“呀”中只是音符，不是部首。

“钅”是“金”的变体，与原形差别较大，只有 21.6% 的学生掌握。“阝-”是“阜”的变体，原形作为部首没有构成其他字，除非作为音符出现，正确率也仅为 21.6%，需要着重讲解。“冂”是“心”的变体，正确率为 29.7%，构字能力较强，应重点讲解。

“刂”是“刀”的变体，原形远不如变体的构字能力强，不过仅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掌握该部的含义。“月”在合体字中多和本义“肉”有关，和“月亮”的含义相去甚远，掌握的学生也仅有三分之一。“日”部含义很清楚，只是位置多变，处于汉字上边时，部首形体变化为“曰”，这可能影响学生的判断，正确率仅为 35.1%；部首形体在不同位置略有变化的情况并不少见，

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变形，但不如真正的原形与变体的差别那么大，这就提醒汉语教师说明这种细微的差别，以免学生误解。

“言”是部首原形，因为大陆字体简化，部首就变形为“讠”，现在反不如变体构字能力强，掌握的学生也仅有 35.1%。

表四 部首含义认知分类比较表

数量	分类		例字	正确率
27	所选部首例字			44%
2	生活消费类	食	胸	51.4%
		行	造	
8	人体动作类	人体部位	嫩	48%
		姿态动作	伴、抱、 呀、怀、 慰、計、询	
8	自然生态类	地理环境	浏、埋、 限、析	44.3%
		天文气象	炉、照、 景、薪	
8	生产方式类	住	客、部、	33.9%
		手工	絕、结、 累、锅、銷	
		商业	资	
1	人际关系类	社会	别	32.4%

从表四可以看出，51.4%学生对属于生活消费类的部首含义最熟悉，这些跟日常生活关系最紧密；其次是人体动作类，占 48%，言谈举止尽在其中；第三是自然生态类，占 44.3%，这跟所选部首的正确率基本持平；生产方式类和人际关系类则居于第四

和第五位，分别占 33.9% 和 32.4%，这两类跟学生们的生活没有前三类那么紧密。

#### 4.5 正、简体部首认知结果

表五 正简体字部首认知对照表

	部首位置						部首含义							
	正	体	字	銷	65%	絕	57%	計	73%	銷	46%	絕	11%	計
简	体	字	锅	76%	结	73%	询	76%	锅	22%	结	81%	询	68%

依据表五计算出的正确率平均值，正体字部首位置认知正确率约为 65%，简体字部首位置认知正确率约为 75%；正体字部首含义认知正确率约为 31%，简体字部首含义认知正确率约为 59%。

学生对正体字部首认知的正确率低于简体字近 10 个百分点，同时也略低于对所选部首位置认知的正确率；学生对正体字部首含义认知的正确率低于简体近 19 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对所有部首含义认知正确率近 14 个百分点。综上所述，无论是对部首位置的认知还是对部首含义认知，正体字都低于简体字，而且均低于所选部首正确率的平均值。这一结论可与 86.5% 的被试“喜欢写简体”相互佐证。就个例纵向相比，“钅”却大幅低于“金”，可见学生们对部首变体的含义认知度更低。

#### 4.6 部首原形和变体认知结果

表六 部首原形与变体的认知结果对比表

部首	部首位置						部首含义					
	火		心		丝		火		心		丝	
原形	炉	76%	慰	81%	累	51%	炉	54%	慰	68%	累	11%
变体	照	46%	怀	78%	结	73%	照	8%	怀	28%	结	81%

根据表六计算出的正确率平均值，原形部首位置认知正确率为 69%，变体部首位置认知正确率为 66%；原形部首含义认知正确率为 44%，变体部首含义认知正确率为 39%。在部首位置方面，部首原形和变体整体正确率相差无几；不过从单个部首看，学生对原形“火”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变体“𠂇”，与它们相反，对原形“糸”的熟悉程度大大高于“丝”，所以对“𠂇”和“糸”部首位置的教学需要加强。在部首含义方面，正确率依然整体偏低，并且原形和变体含义的平均正确率相差仅为 5%；纵向单个比较却差别相当大，“火”高于“𠂇”46 个百分点，“心”高于“忄”50 个百分点，“糸”则低于“丝”近 70 个百分点，这些处于低位的部首变体和原形在含义方面需要加强学习。

## 五、结论

### 5.1 研究总结

#### 5.1.1 研究问题一：学生对部首在汉字中位置的掌握情况如何？

从调查问卷可知，近七成的学生掌握了部首的位置，虽略高于笔者预期，但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在部首具体位置认知方面，学生对它们的熟悉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汉字的左边、上边、左下包围、右边和下边。正确率最

高的是 72.4%，最低的两个都是 54.1%。如此看来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应特别强调位置处于汉字右边和下边的部首，归纳这些部首的位置，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部首原形和变体位置问题是在研究中发现的，它们在正确率的平均值上相差无几，不过同一部首原形和变体之间在正确率上都有出入，有的是原形高，有的是变体高。原形正确率高的，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成字部件，学生对它们比较熟悉；变体正确率高的，是因为变体较原形构字能力更强且出现频率更高。根据上述情况，在实际教学中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对部首的原形和变体要有侧重地对比讲解。

### 5.1.2 研究问题二：对部首含义的理解程度如何？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总体上略多于四成的学生掌握了部首的含义，大幅低于对部首位置的掌握。由此可见，学生在部首含义的理解上亟待提高。

部首原形和变体在含义正确率的平均值上差别不大，前者略高于后者。但是如果把同一部首的原形和变体纵向比较会发现差别都非常大。三分之二的原形大幅高于变体，因为部首原形是学生学过的成字部件；三分之一的变体则高于原形，因为部首变体构字能力更强且出现频率更高。教师在讲解时最好把它们跟部首原形放在一起，让学生对它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 5.1.3 正简体字的不同是否会使学生在部首位置和含义的认知上产生差异？

在部首位置的正确率上，正体字低于简体字，也略低于部首位置正确率的平均值；在部首含义的正确率上，正体字大幅低于对简体字，也低于部首含义正确率的平均值。这一情况跟学生的教材绝大部分是简体字有关。一年级时硬性规定写正体字，同时认读简体字，之后就没有再硬性要求学生书写正体字，绝大多数

学生因而选择了书写简体字。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正体字部首在位置和含义的认知上都有所下降。

### 5.2 研究限制

所选的 20 个部首中，有很多部首的位置是有变化的，但由于调查问卷篇幅的考虑，笔者只选择了部首最常出现位置的一类，对在其它位置的部首没有进行考察，所以调查得不够全面。

问卷中对部首含义选项的设置采用图示法，虽然有直观的优点，但是有些选项的图片很难特别精准的体现部首或汉字中其他部件的意思。

为了了解学生是否会出现正、简体混淆的情况，考察了四个正体字，其中一个正、简体写法一致。总体上对正体字的考察设置的问题偏少，如果再多些会更客观、全面。

### 5.3 未来研究方向

调查常用部首的数量增加到 30 个，对它们在汉字中不同的位置进行全面的考察，而不是只考察出现比例最高的位置。

以学期为单位，同时收集初级、中级和高级班学生的汉字书写错误，分析错误类型，同时对老师和学生进行调查，提出对教学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对 3500 个常用汉字进行穷尽式考察，统计部首及每个部首统辖汉字的数量，并整理出这些部首分布的位置。对是成字部件的部首，给出象形字源；对有变体的部首，要归纳标注。

### 参考文献：

- 国家汉办、教育部社科司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课题组. 2010. 《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黄沛荣. 2009. 《汉字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台北：乐学书局.
- 赖明德. 2003. 《中国文字教学研究》.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赖雄义. 2012. 《印尼学生汉字部首学习情况调查报告》.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入门篇》.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进步篇 (第 1 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进步篇 (第 2 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进步篇 (第 3 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顺利篇 (第 1 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顺利篇 (第 2 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起步篇 (第 1 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邱军. 2008. 《成功之路起步篇 (第 2 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沙宗元. 2006. 汉字研究中的一组术语, 《语言文字应用》. 3, 57-62. doi :10.16499/j.cnki.1003-5397.2006.03.008
- 张亚丽. 2017. 《汉语国际教育用等级汉字偏旁位置系统及相关教学问题研究》. 安徽大学硕士论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钟夏梅. 2016. 《泰国学习者汉字部首识字法研究初探》. 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周小兵、李海鸥. 2005.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The Survey of Chinese Radicals Perception: A Case of Business Chinese Department of Assumption University in Thailand

Zhang Debiao

## Abstract

Apart from the Taiwanes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ffiliated in Thailand,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s in Thailand tend to teach only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One noteworthy exception is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umption University which teaches both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lthough freshman students u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extbooks, they are asked to us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in class. Sophomore and third year students use only simplified characters while fourth year students use both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but can opt to write only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if they so choose. This approach of mixing two different character sets, from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students, cause errors in their learning and delivery, such as incorrect placement of radicals. For example, "neighbour" using a traditional character “鄰” positions the radical to the right part, but positions this same radical to the left fo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邻” of the same character.

Whe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radicals cannot be ignored. Although many beginner textbooks give some examples of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to help students to learn, some of which are also a semantic component, the overall learning process is not systematic. Teachers in the early basic classes focu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but place little or no emphasis on the teaching of radicals used with components. This leads to a weak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from the student.

A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for investigating the perception of radicals to intermediate students. 21 most commonly used radicals with the highest character structuring ability are used. Analysis shows that students have higher perception of radical positions than the meaning of radicals, higher perception of radical prototypes than radical variants, and higher perception of simplified radicals than traditional radicals.

**Keywords:** *Chinese, Radicals, Perception, Traditional Characters, Simplified Characters*